

羣

書

疑

辨

羣書疑辨卷第十

目錄

禹貢崑崙辨

讀禹貢合註一

讀禹貢合註二

讀禹貢合註三

山海經渤海辨

水經河源辨

水經積石辨

書漢書西域傳後

書新唐書吐谷渾傳後

書新唐書吐蕃傳後

崑崙辨一

崑崙辨二

書徐霞客傳後

羣書疑辨卷第十

甬上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禹貢崑崙辨

禹貢有崑崙之文孔安國以爲國鄭康成以爲山馬融王肅皆言在臨羌西而無所指實或問孰爲是余曰孔說是古書之言崑崙者此書爲首外此則有禹本紀山海經然本紀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必非禹貢之所指山海經兩言崑崙一在大荒一在西域亦必非禹貢之所指蓋禹貢列雍州之末其去雍必不甚遠若越在數千萬里之外豈古帝不勤遠畧之意

哉况下文析支渠搜皆近中國崑崙寧獨遼遠孔氏謂在流沙之內而此篇之末言西被於流沙正聲教所及之地故以織皮來貢非真窮荒絕島如禹本紀山海經所云也馬王二氏謂在臨羌西則尤太近惟孔氏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爲得其中蓋實國名而非山名也漢武帝所名之崑崙去此亦遠涼馬岌謂酒泉之南山卽崑崙之體亦覺太近若唐劉元鼎元都實所窮之崑崙亦太遠明僧宗泐之所探鄧愈沐英李英之所踰未必卽是故愚斷以孔氏之言爲正若及舜仲之註竟以山海經西域之崑崙爲解益大謬

不然吾安敢妄信之哉

讀禹貢合註一 辨弱水

雲間夏彝仲爲禹貢合註一書合古今水道而釋之其採之也博其攷之也詳矣然尙有謬戾者亦不可以不辨其釋雍州弱水旣西謂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夫此乃大荒經之文其水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于雍州何預而乃引此爲解凡山海經之言固多妄誕而大荒經爲尤甚此水旣在大荒卽不治何害於中國而汲汲治之况經文黑水西河惟雍州之下首曰弱水旣西然後及于涇渭漆沮諸水是

此水固在雍州境內也豈有舍境內之水不治而反從事于數萬里者乎此誠說之謬戾者也至其釋道弱水一節則曰弱水在甘州衛西若條支弱水去長安四萬里又一弱水也不知此文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數語卽上文旣西之事安得岐而二之旣知條支之弱水去長安四萬里何故引之以解雍州之弱水一篇之中而自相牴牾如此亦可見其擇之不精矣意者以崑崙之弱水非卽條支之弱水乎山海經言崑崙有二其一見西次三經不言下有弱水惟大荒經之崑崙有之而禹本紀謂崑崙去嵩高五萬

里卽大荒之崑崙其下卽有弱水禹跡安能至此其
不足接以爲證明矣若條支之弱水則漢書西域傳
言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其
說益荒謬此固非雍州之弱水并非卽大荒之弱水
且止言傳聞漢書亦未以爲實事何故定爲又一弱
水卽去長安四萬里之說班范二史皆無之不知夏
氏何所據是不惟誤解禹貢亦不善讀史傳矣觀是
書者其尙深辨之哉

讀禹貢合註二 辨崑崙

禹貢雍州之未有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之
文夏氏註曰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髡
之屬皆就次序明禹之功及戎狄也此用孔安國之
傳明以崑崙爲國名矣卽繼之曰崑崙之邱是惟帝
王之下都乃用山海經之文又以崑崙爲山名矣復
繼之曰在吐蕃界是用元史河源考之說并異於前
此二書矣夫孔氏謂流沙之內則其地在今沙州去
肅州嘉峪關不甚遠去山海經之崑崙則甚遠安得
混而一之山海經之崑崙在西域於闐國內不言在

吐蕃吐蕃則在于闐南山之東南中國滇蜀之西去
孔氏傳山海經所言之崑崙皆甚遠又安得混而一
之數言之內而錯謬如此曉人固當如是乎或者曰
崑崙既非山海經之所稱然則在何地名惟鄭玄解
爲山名而不言其所在後之辨析渠搜者莫不以爲
地名或縣名則崑崙安得獨指爲山名乎若欲以此
之崑崙與山海經河源考之崑崙紐而一之實有不
可蓋山海經所云已不合于河源考更與禹貢之所
稱合而爲一將使誰信之哉此崑崙之說吾斷以孔
氏爲信而其他皆不敢信也

讀禹貢合註三 辨積石

禹貢之叙積石也初曰浮於積石至于龍門而河繼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郭璞山海經註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酈道元水經註則謂在隴西郡河關縣隴西卽金城也唐於其地置積石軍在今爲臨洮府河州之境禹之導河始於此過此卽爲西戎不必導且河不爲患也其他書言積石者山海經亦有二一言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云又西三百里者蓋自崑崙而西歷樂游羸母王峯軒轅四山二千一百里而後至乃西域之

極境非河州之積石也其一言海內崑崙之墟在西
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地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
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此則在今河州之境
中國黃河之所始出其在後漢書言段熲追燒當
羗且關且行割月食雪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
塞二千餘里其在新唐書言侯君集李道宗追土谷
渾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至星宿川達栢海上望積
石山覽觀河源此二書所云道里相近當只是一山
雖一言河首一言覽觀河源似乎河水之所出然去
山經海迤西之積石不啻數千里不可混而爲一乃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謂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而夏氏合註因之夫古之言河源者二家張騫則爲河入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而不言經大積石都實則謂河源在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登高山下瞰朶若列星名星宿海迤邐之積石州而亦不言經大積石不知張氏之正義何所據而云然乎且諸書言積石者多從無大小之名若以山海經迤西之積石爲大積石則其水西流與中國河無預以後漢書新唐書所云爲大積石則

其書亦未嘗言安得有大小之名且此二書之積石
並非河源之所出河但經河州之積石無所謂大積
石也張氏既失之於前夏氏復仍之於後何哉

山海經渤海記

經言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地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夫河出崑崙入積石其水皆東流茲不言東而多言西南北何也閱世久遠傳寫失真也其所言渤海何海也卽蒲昌海也蒲昌乃河水所瀦廣袤三百里在玉門以西水無大於此者故名之曰海也然不曰蒲昌而曰渤海者何也意虞夏時名渤海漢時名蒲昌猶蒲昌又名蒲類又名鹽澤也其言又出海外何也蒲昌之水東流入於積石卽所謂出海外也下文

言卽西而北八禹所導積石山可知入積石者卽出
海外之水也此經所言與漢書所載河源本相合特
不知渤海之卽蒲昌爾此言渤海卽入積石而漢書
言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何也意虞夏時
此水本通流久而堙塞故謂其潛行地下而其源流
脉絡固分明也後世之河無百年不變者况二千年
之久乎然則河源去積石若是近乎考河有二源一
出葱嶺一出於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
昌海蒲昌去玉門關三百里去積石不過千里固不
甚遙也通於此說則後世劉元鼎都實所窮之河源

俱不足信矣

水經河源辨

桑欽水經首叙崑崙以河源所從出也其言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東北陔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是數言者吾嘗疑之山海經言崑崙有三其一見西次三經之內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不言其道里其一見海內西經之內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此卽西次三經之山但言有詳畧非二山也其一見大荒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

崙之墟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而亦不言道里惟禹本紀言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去嵩高五萬里爲地之中而淮南子則言高萬二千里五三書所言其高下不一欽書既據山海經則當言高萬仞若據禹本紀則當言高二千五百餘里乃河水所出則從山海經去嵩高五萬里則從禹本紀而高萬一千里又從淮南子數言之中自相謬戾曉人固當如是乎夫河水所出之崑崙山海所云者在西域于闐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長安去嵩高不過千里今言去嵩高五萬里則是大荒之崑崙非于闐之崑崙也大荒經明言

下有弱水環之其非河源所出可知何得言河水出
其東北馮河之源則引海內之崑崙山之高則引大
荒之崑崙何胸中憤憤如是豈後人可欺而事在絕
域者可憑臆而妄道耶夫欽仕于王莽時及其于武
帝之窮河源及史記之大苑傳必聞且見矣何故不
從其說而妄引大荒之崑崙今大荒經具在河水何
曾出其下哉此爲水經之第一篇而謬妄已如是其
他又從可知矣

水經積石辨

山海經之言積石有二一曰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又西者自崑崙西行二千一百里方至積石其水西流史記所謂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是也一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以行其地西南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史記所謂于闐之東西水皆東流注鹽澤是也二山東西相距不知幾千里不可合而爲一明矣乃桑欽水經謂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共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

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合
二山而爲矣夫河水冒以西流本指西方之積石
也禹所導之積石山海經曷嘗有是言欽乃移置于
其下固已大謬更于西流改爲西南流不知河自鹽
澤而下實皆東流而非西流加一南字於水道終不
合其可以是曲解乎故河水冒以西流之文言于西
方之積石則可言於東方之積石必不可况東方之
積石乃兩山夾峙河流其間非冒也欽欲移襲其文
乃殊昧其義是用山海經而反背乎經矣酈道元之
註最善于此亦不能辨孰謂此書爲不刊之定論哉

書漢書西域傳後

按於闐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而河源在於闐東境其去陽關不甚遠當漢使窮河源時未置河西四郡則視於闐爲遙迨四郡旣開自燉煌列亭障直至鹽澤而輪臺渠犁皆置田卒設官吏後又命都護盡護南北道諸國則于闐亦在節制中其去河源不遠矣漢使歲時往來皆所目擊其說豈盡誣乃自都實之說出而人皆厭舊喜新羣然起而附和之反詆漢人語爲妄何其

謬哉况東漢時班超父子鎮西域歷數十年彼于萬里之外如條支安息諸國猶使命往返不絕豈于萬在三千里之內者反不經涉其地乎觀漢書所載河源史記爲詳此必孟堅得之于仲升故能瞭如指掌厥後班勇代父撰西域記以獻范曄卽用爲西域傳所言河源與前二書無異則其言益可信豈有司馬班范三氏之史皆不足據獨都實一人之言爲足據乎或曰史記言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則禹本紀山海經之言不足信矣曰河所出之山木不名崑崙乃漢武按古圖書錫以此名故子長

言無崑崙未嘗言無河源也且漢武所按圖書疑卽
山海經何以知之經所言崑崙去鹽澤不遠此亦去
鹽澤不遠故疑其非二况此地之山惟崑崙最高寧
更有一山與之相匹者漢武之錫名崑崙亦必審覈而
後定夫豈漫然率意加之哉唐書載李靖追吐谷渾
窮寇次星宿川觀河源此頗與都實之言相類要不若
史漢所志詳覈而有信也

書新唐書吐谷渾傳後

按河源之出星宿海衆謂始于都實之所窮不知新唐書已明載之當唐師之征吐谷渾追亡逐北其時至陁惲也乃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此必前人原有是說故因經行而一觀之不然何知其爲河源而從容駐師以眺望之哉李道宗言相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則唐人之知河源久矣師經其地旣數萬大軍所目見則內地之人無不知河源在星宿海矣特當時以追窮寇未暇由源竟委爾元都實之入朶甘思必番人相傳爲河源在其地故直由吐蕃以入而於漢

世舊傳之鹽澤竟不一問迨旣見星宿海遂謂河源在是自矜爲千古所獨見而不知唐書已載之固不待元世而始得其迹也然都實無足怪獨怪朱思本潘昂香柯九思輩號爲通人乃亦動色相驚謂發千古之秘豈新唐書亦未之見耶觀元史河源考謂朱思本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爲之志夫帝師者烏斯藏僧也元重西僧其人輻輳於都邑則前所云番人相傳有是說者當不誣矣豈都實始發其秘哉

書新唐書吐蕃傳後

新唐書吐谷渾傳言大軍次星宿川達栢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是河源在星宿川矣其吐蕃傳言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盟會使旣盟西觀河源其地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也番曰悶磨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發源其間是有兩河源也元都實往窮亦謂源出星宿海與吐谷渾傳合矣又謂東北去九股河八九日程九股河去崑崙二十日程是河源之去崑崙凡三千里與元鼎所言迥不符非吐蕃之紫山明矣乃又謂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

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
也夫一山而有三名番人亦不稱爲崑崙都實安知
其爲崑崙而稱之此其爲附會之言無疑矣及明洪
武初僧宗泐使西域云河出抃必列山夫一河源而
元鼎謂出紫山又曰問磨黎山宗泐則曰抃必列山
都實則曰大雪山山曰亦耳麻不莫刺曰騰乞里塔一
山而有數名吾將安從總而論之不特都實之言爲
附會卽元鼎之言未始非附會也惟元鼎謂崑崙去
長安五千里以都實所經道里計之約畧相似但山
名終古不易中國之稱崑崙自漢至今無異也則番

語亦應然况元鼎所使者土蕃都實所探者亦土蕃
何以唐曰紫山而元曰大雪山唐之番語曰悶磨黎
而元之番語曰亦耳麻不莫刺乎知其不一處明矣
夫同一窮河源也漢不同於唐唐又不同於元究安
所取信吾謂河出崑崙古書盡然山海經及漢人所
窮得之矣後人既知河出崑崙之語乃不求之于闕
而反求之於吐蕃偶見衆流會聚之區卽指爲河源
而強名其旁近之山曰崑崙以牽合乎古書不知欲
求真而愈失其真也論古者尙深辨之哉

崑崙辨

古之論河源者皆謂出於崑崙而傳記所載不一其地古人亦未有定訖或不諳道里之遠近而紐爲一說或就其耳目之間見而倡爲異詞總由山川不能自名又越在窮荒絕域無地志可憑里人可質且語言不通稱名亦異以故歷數千百年而終不得其實也吾爲博攷古書其言崑崙者約有十餘家其在禹貢則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孔安國釋爲四國馬融王肅因之皆謂崑崙在臨羌西獨鄭玄釋之爲山而又不言其所在此一崑崙也其在禹本

紀則言崑崙高二千五百里去嵩高五萬里居天地之中司馬遷史記述之而頗譏其非此又一崑崙也山海經志崑崙凡三其在西次三經則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而南流東至於無達其在海內西經則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本止一山而兩言之者蓋此經非出于一人故所載有詳畧而實非二山也此又一崑崙也其在大荒經則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墟其下有弱水環之此又一崑崙也爾雅謂河出崑崙墟色白并干七

百川色黃淮南子記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陔此卽
襲山海經之說無二山也其在史記則謂于闐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
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天子乃案古圖書
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則是山本無名特漢武加以此
名爾此又一崑崙也班固范曄二書全史記其在晉書
則謂涼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
體漢武帝宴西王母于此請建祠以祀西王母駿從之
此又一崑崙也在新唐書則爲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
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

有三山中高而圓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也番曰悶磨
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此又一崑崙也其在
元史則謂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名火
教腦耳華言星宿海也行幾一月朶甘思東北有大雪
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
此又一崑崙也明太祖實錄則謂鄧愈沐英討土蕃追
至崑崙山宣宗寔錄則謂李英追安定曲先賊踰崑
崙山西行數百里至雅令闊之地此又一崑崙也夫崑
崙一也而有十數家之異將安所適從哉愚細考之禹
貢之崑崙近在漢唐邊塞之內晉馬岌之所指明鄧愈

沐英李英之所踰卽肅鎮志之所載卽此山也此非
河源之所出可不必辨禹本紀之崑崙遠在數萬里
之外華人從無至者郭璞註大荒經卽引此爲說是
二書所指本同一山况明言弱水環之則非河源所
出可知亦不辨山海經之崑崙不言在西域何國以
上文考之其東北四百里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
焉北流注于泐水泐水卽泐澤也泐澤卽鹽澤也鹽
澤去陽關止三百里則崑崙當亦不遠漢武之所名
與山海經所云地實相近漢武所案圖書當卽用此
經之文不然崑崙旣巍峙于鹽澤西矣豈更有一大

山與之並峙乎知兩書之所指非二崑崙也若夫唐書之崑崙漢語旣曰紫山番語又曰悶磨黎何以知其爲崑崙而稱之元鼎雖身履其地不過因古書河出崑崙之言從而附會之非其實也元史之崑崙謂去河源三千里夫天下之水未有不發源于山者黃河爲天下大川之首豈有不源于山而原于星宿海之理且華夷之語皆不名崑崙而都實獨意之曰此崑崙也其誰信之夫欲窮其源自當溯流而上乃不由水道反從山巔西行此何意乎自漢以來皆言河出於圖爲都實者當先求漢之河源審知其非是

然後求之。他方庶幾無憾。今不問兩漢之故。述舍于
闕而問之。土蕃自以爲河源在是。又誰信之。夫河源
不出于崑崙。崑崙已背乎古人之說。而其所謂崑崙。又去
于闕之崑崙數千里。其不可渾而爲一也。明矣。然則
究安從。惟山海經漢武帝之說。吾有取焉。餘則無取
也。竊怪昔人之論崑崙者。不考諸書之異同。而并爲
一說。致東西背馳。南北齟齬。說愈多而愈不明。余故
盡集諸書之言。崑崙言河源者。爲一編。而辨其異同
如此。

崑崙辨二

余既爲崑崙辨或詰之曰山海經所言多怪妄子獨有取焉何也曰此經載人物形貌世所不經見詆爲怪妄固宜然皆在荒服之外其于中夏固未嘗有是也至所載山川不可謂盡謬其所言崑崙去鹽澤不遠東距今肅州之嘉峪關不過二三千其方謂止八百里高止萬仞今中國之山多有若是者可謂之荒誕乎世之稱西王母者謂其居瓊室瑤臺非人間可望乃經謂其狀如人虎齒豹尾蓬髮戴勝穴居世謂崑崙多寶玉而經一無所言惟槐江之山多琅

玕金寶可盡謂之荒誕乎至漢武所名之崑崙始則張騫言之已特命使者窮之其言無異故武帝案古圖書名之曰崑崙其後設戊巳校尉西域都尉護于闐亦在所轄中則鹽澤蒲昌之間乃漢使歲歲往來之地非人跡不到者比班范二史豈有不核其實而漫然載之者乎况范氏之西域傳卽班勇之西域志班氏父子鎮西域者數十年而後爲此志其書詎不可信乎若星宿海之說唐書吐谷渾傳載之原不始于都實但唐書止言星宿海連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而不言崑崙則其所謂河源者未必真河源

也都實則直云河出星宿海距崑崙二三千裡其下
流赤賓河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則知其上流
非黃河而強名之爲河源蓋因唐書有星宿川之說
遂附會之以欺其主爾夫若輩既不學無識而學士
大夫如潘昂霄柯九思朱思本輩相稱重駭爲異聞
獨不知新唐書已載之於前乎余之子山海經史記
特取其近理而可信者耳豈故詆排都實之說哉

書徐霞客傳後

錢謙益作徐霞客傳謂霞客好遊嘗步武窮河源由
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
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又曰禹貢岷山導江乃泛濫
中國之始非江源河發崑崙之北江發崑崙之南非
河源長而江源短也觀者駭其說以爲信然予細考
之而知其言之謬也元都實之說謂河源在朶甘思
之星宿海夫朶甘思雖番地也去雲南麗江西北止一
千五百里去四川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霞客豈不
知河源出星宿海既至雞足山自當由麗江而往不

半月卽可達其地乃舍此不由反遠走玉門關何也
玉門東距肅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嘉峪關南至龐
江約五千里朶甘思去玉門關則六七千里矣不走
千五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遠必非人情意者
以漢武所名之崑崙卽都實所指之崑崙乎夫漢之
崑崙在於闐東去玉門不過千里去肅州不過二千
里元之崑崙在朶甘思東北去星宿海三千里去漢
崑崙可四五千其相距如是之遙而霞客乃混而
一之其不學無識一至此乎若霞客有是言則霞客
爲無知若霞客無是言而謙益言之則謙益胸中亦

大不辨涇渭矣蓋漢崑崙之旁絕無星宿海元崑崙
之旁去星宿海又遠甚其語無一合謙益不能駁正
反爲作傳以張大之一何愚也且自玉門至漢崑崙
安得有數千里自星宿海至中夏安得有三萬四千
里此庸人能辨之而謙益乃爲所愚吾不能解也其
言江河之源並出于崑崙亦非也若漢之崑崙止有
河源而無江源若元之崑崙並非河源之所出安得
有江源且中國之大川江河爲最河在北江在南則
然分流河旣在北其源必發于北故謂河源在于關
之崑崙者是也江旣在南其源必出於南謂發於漢

之崑崙則偏于北而非南謂發于元之崑崙則元之
黃河在其南而不在其北其說怪妄不經或者未睹
前史不識崑崙有二故縱口言之謂世人無能覆按
也詎知前史昭然有不可得而掩匿者哉余懼謙益
之傳惑人也故爲之辨

羣書疑辨卷第十一

目錄

書宋史魏了翁傳後

書宋史呂文德傳後

書宋史張栻傳後

書宋史陳仲微傳後

書宋史王應麟傳後

書宋史忠義傳後

閔

書宋史謝臯羽傳後

書元史劉因傳後

書元史陳櫟傳後

書林唐二義士傳後

書林唐二義士詩後

書癸辛雜志後

書誅賊死碑後

書庚辛君遺事後

再書庚申君遺事後

羣書疑辨卷第十一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書宋史魏了翁傳後

魏文靖一代名儒其冒姓之事一何謬也公本高氏之子爲魏氏之後身負重名位至執政終于魏氏而不復其宗此何禮乎公兄 爲宋忠臣弟子從子斯得並至執政爲時名臣其世家冠於西蜀爲海內所具瞻而公又爲理學名家其立身自宜光明正大無一事可摘何乃久冒他姓竟忘其所自乎古云神不歆非類首人以己子爲節後春秋書莫滅節若是

乎天親之不可假易也如以高氏繼魏氏是欲延其嗣反絕其後矣雖其間自有委曲道不容已然木本水源不可昧也身既通顯豈無轉移之理乃終身冒他姓而不愧寧不爲人訾議哉此卽里巷細民猶且不
可何況當代之大臣此真不能爲賢者寬也然其事
宋人嘗有之不特文靖然也蔡西山三子長曰淵季
曰澆其仲曰虞知方蓋以蔡氏後虞氏也知方著春
秋大義二十二卷其人亦非氓氓者乃冒他姓而終
身不復西山亦不以爲非宋之亂常滅理一至於此
而後人以其大儒莫敢訾議然則先王之禮大僞顧

可廢壞之耶吾不知虞氏釋春秋至莒人滅郕將作
何解此與文靖之冒魏姓同一遺譏後世者也

書宋史呂文德傳後

呂文德爲宋名將有功於封疆甚大然許元人開榷場馴致襄陽不可守其悞國之罪亦不小文德之後其弟文煥文福子師夔師孟皆以文德故授顯官委封疆重寄乃相繼叛降反引敵入寇導以取江南之策此萬世罪人元世宜爲立傳備著其逆跡而史皆無之吾觀唐之逆臣如張光晟洪經綸之屬皆失節宋泚而唐書爲之立傳宋之叛臣如張孝純張中孚之屬皆臣事女真而金史亦爲之立傳豈以其言爲可傳哉正欲備詳其惡跡爲後世戒也宋自理宗迄

於末帝蒙古人犯封疆臣先後叛降者多至百二十
餘人此自古所無者呂氏諸賊而外如劉整程鵬飛
陳奕潛說友朱禩孫黃萬石王積翁蒲壽庚咎萬壽
之類既獻城失地又導引寇兵噬嚙宗國此其罪視
畏死失節者更加數等可盡畧之而不載乎昔廉頗
負謗出奔趙患用於他國爲己害使人視頗對使者
曰頗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
世之爲將苟困守孤城糧盡援絕不得已而後降猶
當守廉頗之義終身不敢謀故國君子或恕之若寇
未臨城迎降恐後既已負國又引寇以覆其國此與

率寇讐而戕父母者何異君子可輕其罪不以昭示
後世乎宋濂王禕豈未睹唐金二史何汝汝如是更
可異者元世祖語羣臣宋降臣如呂文煥范文虎率
衆來歸可以相位處之夫帝王垂統而好獎用叛逆
之人是教臣下以不忠也必如漢高帝之斬丁公明
太祖之誚危素庶足聳人心而作出義此漢明二代
所以享國長久也抑明太祖有令宋叛臣如黃萬石
蒲壽庚孫勝夫其子孫不得仕宦至哉言乎一言而
爲萬世法其明太祖乎

書宋史張珏傳後

宋史張珏傳言珏守重慶帳下韓忠顯夜開門降珏
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醢飲左右匿醢乃以小舟載妻
子東走涪中道大憾斧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
珏踴躍欲赴水家中挽持不得死明日元兵追及于
涪執之送京師至安西趙老菴其友謂之曰公盡
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搃得不死亦何以哉珏乃
解弓絃自經若是乎珏真死義矣及考元世祖本紀
至元十七年二月命梅國賓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
使職瀘州嘗叛應春先爲珏所殺國賓詣闕訴寃詔

以珪付國賓使復父仇時珪在京師聞之自經死是
珪實非死義也何宋史泚語如是明人之修元史去元
人之修宋史相去不久明人所見之書元人亦應見
之一何舛謬之甚也豈非修宋史者曲徇私意而然
耶若珪果忠于宋國賓是不敢復讐國賓之詣闕訴
冤正以珪之降與其父同而世祖亦輕其不盡忠也
明之史臣必以宋史所書爲失實故詳書之於元史
不然此瑣事也何必載之本紀哉

書宋史陳仲微傳後

陳仲微宋末賢者祥興時官吏部尙書給事中厓山覆迹之安南著二王本末一卷流入中國人爭傳之顧吾讀其書竊有疑焉夫宋室之亡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傳明言厓山師敗越四年仲微卒則卒於二十年矣乃篇歷叙宋末忠臣終于謝疊山夫疊山之盡節在二十五年茲何以預志之則此書僞撰之微也且其小叙謂壬午歲安南國使入覲得其書考壬午乃至元十九年其作此篇必更在其前而元之殺文丞相在是年之十二月仲微安能深知而詳載之

又僞撰之一証也其題二王本末亦非也此書若出
元人手則有所忌而稱二王猶可也仲微越在外國
何妨大書二帝而乃仍稱二王况篇中又不稱王而
直稱其諱此豈人臣之義仲微經事二帝身爲大臣
必不如是益知此書之僞矣此必宋之遺臣目睹海
上之事欲筆之書而慮其賈禍故托之仲微然書雖
僞其事不可不存故愚於宋季忠義錄亦備載焉

書宋史王應麟傳後

宋末東南遺老莫賢于王厚齋黃東發二公宋社既移二公並潛隱山澤杜門著書二十餘年至窮餓以沒其高風峻節真足師表百世乃宋史二公之傳于宋亡之後絕不及其晚節一字此何所忌而掩抑若是即使詳書於史何病于蒙古蒙古人見之豈卽加譴謫乃史官無識使後人不得見高節真恨事也然不特二公也元世祖本紀書召宋故相章鑑馬廷鑑赴闕鑑時已前卒廷鑑訖不赴召則其晚節必足觀而宋史亦不言及他如高斯得官參政有聲宋史爲立

傳其晚節亦必可觀而傳概無之何其不樂道人之
善耶或曰四人皆宋室大臣卽晚節無玷何足爲異
而必欲志之曰若不見留夢炎趙孟頫趙孟頫乎彼
以狀元宰相而仕元以宋室懿親而仕元此四人者
並能抗志不屈其賢于此輩亦遠矣且四人皆有傳
已足不朽吾又何憾特史官紀事之體不當如是耳
因讀宋史而漫志之

書謝臯羽傳後

謝臯羽宋之逸民也感懷故國舉足不忘悲憤之情
沒身而後已此尤逸民中傑出者宋景濂爲之立傳
其事合矣乃其贊謂感文丞相之知己而後擬之田
橫之容嗚呼何其小視臯羽也臯羽感故國之亡故
浪放山澤章皇侘祭而不能自己豈止爲丞相一人
哉若止爲丞相一人則不入其幕不受其署竟忘情
故國而與世浮沉乎是何待臯羽之淺也其所作冬
青樹引西臺慟哭特因事發之於文其終身之悲憤
固不盡此也吾觀臯羽全時若唐玉潛林霽山方韶

卿吳子善鄒所南許太空巖君友王鼎翁張毅夫之
輩皆抗志風塵潔身高蹈其孤標遠韻並足爲百世
師在史官皆宜立傳乃宋史不錄元史又不收徒令
人致慨于野史毋乃史官之過與在宋史則曰有所
忌也若元史復何所忌倘謂宋之逸民不當入元史
獨不見後漢書譙立李業諸傳乎其人未嘗入東漢
而范曄皆收之猶追史記之追傳伯夷也宋景濂王
子充輩何所見不如范曄耶夫宋王二公當時號文
章宗匠乃所修元史實多不滿人意又况不若二公
者哉

書元史劉因傳後

甚哉劉因之盜名欺世也因本漢人非生於蒙古乃伯顏之南侵也特作渡江賦獻之若幸宋之速亡惟恐江南之不速下者其設心何若是也夫因素以道學名且以隱逸名宋而存于因何害宋而亡於因何利乃汲汲獻賦以速之昔符堅之謀侵晉也王猛以爲江南正朔相承未可輕伐大哉言乎故猛雖事北庭而君子有取焉因無警於宋也生平何所憾而欲其速亡豈談孔孟之道宗程朱之學固當如是耶此義不明乃終歲聚徒講學其所講者何學也因又自

負隱逸名若不屑仕元者當世莫不重之然贊善大夫非卑官也因既就之而猶爲之隱逸何也姚樞實默許衡之仕元彼未嘗自標隱逸故君子猶或寬之因既竊美秩又盜美名而後世果爲所欺相率稱之曰隱士又尊之爲理學名儒甚者欲從祀文廟嗚呼何後世之易欺而因之奸僞至數百年而莫覺也或曰因非真欲仕者迫于朝命不得已而然耳何責之深曰因誠不欲仕何故就贊善之職既就矣卽數日而退亦不得爲之隱况因數入朝引對耶世傳許衡一名卽起或譏其違衡曰不如是則道不行因屢召

始起或譏其慢因曰不如是則道不尊然則因本欲
仕特故緩之以邀其聲價耳豈真不降不辱如古逸
民者流哉卽就二人言觀之衡猶誠實因之矯詐愈
不可掩矣若曰因不得已而赴召則其獻渡江賦亦
不得已耶亦迫於朝命而然耶或人無以對

書元史陳櫟傳後

元之入中原也先取金凡北方之士民名之爲漢人
後取宋凡南方之民士名之爲南人平金之後越四
十二年而江南始定其所用之人蒙古最多次色目
次漢人又次南人南土旣附科目猶未設一時士人
無仕進之路相率而就司之辟召或庠序學官或
州縣冗秩亦屈節爲之如戴表元牟應龍熊朋來馬
端臨之屬以文學名儒或俯首以丐升斗之祿而生
平之名節不顧矣其最無可取者如休寧陳櫟窮經講學
當時亦稱名儒及科舉一開以六十餘齡之人爭先

赴之雖僥倖一舉所得幾何乃舉平日之學問而盡棄之夫名節立身之大閑名節一喪將一生之百行俱隳可以爲小節而不顧哉櫟素談聖賢之學此而不顧其平時所談者何學也將徒爲利祿之梯耶元之世以名人而應舉者何可勝數吾獨惜陳氏以六十之年而一旦喪其生平也

書林唐二義士傳後

或問墳宮改葬之事或歸之玉潛或歸之霽山將何從荅曰余考霽山文集言館會稽王修行家二十載其與玉潛酬答詩甚多而玉潛亦修行之客則必諸人協謀爲之非一人事也再考紹興府志孝宗永阜陵在高宗永思陵西則二陵必相近光宗永崇陵但言葬會稽而不言其處則去二陵必稍遠至寧宗永茂陵特遷天章寺爲之則必高孝二陵旁無地可葬故至於毀寺其去二陵必更遠若理宗之永穆度宗之永紹又遠于永茂可知矣外更有徽宗之永祐及

孟邗郭夏李韓六后陵

孟氏哲宗后邗氏高宗后郭氏夏氏並孝宗后李氏光宗

后韓氏

俱不遷祔其地之寥廓寧若卿大夫之塚墓

可以尋丈計哉當諸陵之遍發也欲盡收其遺骸瘞之豈一人之力所能及此二人必分道任之故霽山但拾高孝二陵而玉潛則盡拾諸陵不然諸帝皆吾故君也霽山何不忍於高孝而忍于諸帝乎今觀玉潛詩有逍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句霽山詩有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句皆咏冬青而霽山之冬青正次玉潛之前則兩人協謀益無可疑乃李彭山之辨尚歸其事于玉潛而撰温州府

志謂壽山與鄭璞爲之史稱玉潛者誤要皆私其鄉人之詞非公論也况埋骨之原不載于史乎

書林唐二義士詩後

發陵之事確在戊寅年羅雲漢所載是也乃玉潛詩謂犬之年羊之月則是甲戌六月霽山詩謂羊之年馬之月則是癸未五月孔希普述壽山詩又謂丙之年子之月則是丙子十一月夫元人之入臨安在德祐二年丙子正月若甲戌乃度宗咸淳十九年元軍猶未渡江也玉潛之詩爲失實癸未乃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距崖山之覆已閱五年與雲漢所載不合壽山之詩亦失實丙子正月元人入臨安之歲爲至元十三年二月始遣楊晃爲總統安得丙子有發陵之

事則孔氏之言亦失實今以謝臯羽冬青樹引知君
種年星在尾考之其爲戊寅無疑戊寅則至元十五
年也二公身爲之事而所志有失實者或時有所忌
故索其詞使人疑其僞爾閱者但取其事而不拘其
歲月卽詞有同異何傷哉

書癸辛雜志後

殲宮掩骸之事人皆歸之林唐二義士矣乃周公謹
癸辛雜志獨歸之羅陵使銑此又何說今林唐二公
已廟祀千秋爭光日月而陵使獨無一人言及者豈
以其奄人而輕之乎夫奄人而不忘故主始則與之
力爭推楚幾死繼則爲之掩埋哀號欲絕此其忠誠
尤足矜尚而諸公何以遺之夫玉潛之傳首爲傳之者
羅雲溪也霽山之事首爲之傳者鄭明德也玉潛之
傳不及霽山一語霽山之傳亦不及玉潛一語若信
信其一則二公不獲並傳矣今羅鄭二人之所志人

莫不信之公謹之所志何獨不可信乎况雲溪江右人明德嚴陵人其地去會稽猶遠公謹錢唐人去會稽止百里其所見聞較羅鄭陳必更確而志中所載多至千餘言其述發陵之先後壙中之寶器村民拾遺之禍福一一如見豈盡不可信而竟無一人稱道之温州志霽山傳言理宗顱骨爲北兵投湖中以錢購漁者幸一緝而獲諸家多從之獨公謹謂倒懸屍三日竟失其首或言回回俗以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觀後明太祖返理宗顱骨事則公謹志爲實而霽山傳不實矣然遺骸旣爲二公掩埋何以

又有羅陵使事意陵使爲妖僧所逐匿跡他方旣返而二公掩埋已訖陵使不知其所收斂者特二公所易之偽骨乎其真偽未可知只此精誠可以下見諸帝無惑矣正史卽不載野史安得盡沒之再考公謹志謂高宗陵骨盡化畧無寸餘孝宗陵亦蛻化盡止存頂骨小片據此是霽山旣埋之後陵使始爲收斂益無可疑矣不然豈有骨髮化盡之理而霽山所埋者又何物乎獨言發陵在至元二十二年此爲失實然貝清穆陵行宋潛溪漢書穆陵遺事亦皆失實則失何足爲病乎

書田汝成誅賊髡碑後

元世祖時妖僧楊璉真伽擅發南宋會稽諸帝陵盜取寶玉又刻三石人貌已及其黨闕僧聞剡僧澤像立之西湖飛來峯二僧助賊發陵者也聞且見者莫不痛憤而訖無人碎之者明嘉靖中太守陳侯見其像立命斬之郡人田汝成爲立碑記其後沈太守來游見之亦大怒命石工截其頭石工不知悞截釋氏所稱地藏菩薩者及其侍者二人頭寘之獄自是郡中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止乃返其頭於冷泉亭踐者輒病篤馮夢禎爲筆之漫錄吾觀此錄

不載及碑文陳沈二侯姓名及考杭州府志太守之
姓陳者嘉靖朝凡四人曰力曰仕賢曰一貫曰柯今
不知誅賊者爲誰沈侯則名應時在四陳後夫陳侯
旣誅此賊身首異處則沈侯所誅者復何物陳侯旣
立碑則沈侯必知其誤矣而再行誅何爲復踏其誤
三石像之爲地藏爲賊寺僧必知其真則沈侯爲誤
若沈侯之所誅者爲真則陳侯爲誤二誤之中必有
一真不然沈侯之所誅者知其爲地藏矣陳侯之所
誅者將名之爲何物耶漫錄言髡賊像竟無恙豈飛
來之旁旣有地藏三像復有賊髡三像更有不知名

者三像耶恐未必然也若髡賊果無恙則沈侯在官甚久既見地藏爲崇何不再尋賊像戮之乃留此穢污物于人間耶吾謂陳侯之所誅必真在沈侯則習聞其事積怒于中一旦見之怒不可遏不暇詢諸故老考之碑牒而驟戮之不知陳侯之已戮于前也故後雖知已之誤而不復再問則以真者已滅跡其他無可復求也故吾斷以田氏之碑爲信而髡像無恙之說未敢深信云

書庚申君遺事後

或問曰世言元順帝卽朱恭帝子其說可信乎曰奚
爲不可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
六歲至仁宗延祐七年庚申四月生順帝年已五十
其時固相接也恭帝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
日卽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佐告變謂有興復宋
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法于土蕃年方一
十八則侍臣獻謀將見除之時矣袁尙寶符臺外集
名忠 謂大師往西天受佛法過朔北札顏之地謁周
徽 王卽元王見瀛國后罕祿魯氏
名邁來廸郡王 阿爾斯蘭之裔愛而

納之生妥權帖木耳

卽順祐

其歲月不符矣瀛國初尙

公主後聚罕祿魯氏必在公主旣亡之後權衡庚申君大事記謂瀛國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公老且孤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是順帝旣生而後周王乞之非先納其母而後生子也以余應詩合之則權說爲信而袁說不足據矣瀛國旣往土蕃距其生庚申帝閱三十有二年此三十二年之內不知以何時反上都以何時徙甘州度公主尙在必去而後返其生庚申帝爲周王所乞也王時年二十一而瀛國則已半百矣旣已被縊

三十年卽無室家亦可故并妻子悉予之說者謂周王悅罕祿魯氏美而奪之因并奪其子意在其母不在其子也此亦情理所有考順帝本紀謂母罕祿魯氏名邁來廸郡王阿爾斯蘭之裔此正瀛國之妻與諸家所載悉符則順帝之爲恭帝子可無疑矣然趙氏之復有天下者豈意計之所及哉夫明宗爲武宗嫡長固當有天下者也乃武宗不傳子而傳弟仁宗約以次傳已子後仁宗背約以延祐三年封明宗爲周王出鎮臺雲南而立已之子英宗爲嗣是明宗已無天下之望矣行次圖中與其臣下舉兵反事敗

乃西奔金山西北諸王悉來會與定約束每歲冬居
札顏夏居幹羅幹察山隱然自爲一國是明宗益無
天下之望矣其後仁宗傳英宗泰定享國不永文宗
獲返正宸極而且遜位于兄即明宗此豈意計之所及
哉迨明宗卽位于漢北自謂我有天下矣乃還至半
途而爲文宗所弑又豈意計之所及文宗旣弑兄而
奪之位孰不謂他日有天下者非明宗之子也豈知
文宗甫四歲而傳之寧宗寧宗甫四月而卽傳之順
帝哉方文宗之追悔弑兄而欲傳其子也胡不竟立
順帝而乃立其弟寧宗夫固知順帝非蒙古種也及

寧宗甫立而卽殤也燕帖木耳胡不肯迎立順帝而
必欲立燕帖古思夫亦謂順帝非蒙古種也况明帝
存日自言受權非我子文宗業已昭告天下哉後帝
雖出文宗主殺文宗后母子罪官虞集之草詔而
天下已莫不聞此所謂欲蓋彌章可以箝一時廷臣
之口而不可以欺天下後世也然則順帝之爲恭帝
于而趙氏之復有天下也章章明矣又何疑

再書庚申君遺事後

宋太祖以庚申年受周禪因陳希夷怕聽五更頭之說命宮中於四更末卽轉六更而不轉五更後遂循爲定制不知五更之暗寓五庚也自建隆元年庚申太祖始踐祚歷六十一年至真宗天禧四年爲一庚再歷六十一年至神宗元豐三年爲二庚再歷六十一年至高宗紹興十年爲三更再歷六十一年至寧宗慶元六年爲四庚又歷六十一年至理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卽于是年卽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者於斯驗矣乃宋之君臣但知怕五更而不知五庚之當

伯僅閱十七年遂以亡國豈非前定之數哉厥後順
帝之生亦在庚申去景定初元適六十年是又官中
六更之說也方順帝在位時天下皆稱爲庚申帝其
爲趙氏之遺胤人皆知之特有所畏而不敢顯言逮
明師北征庚申帝以洪武元年八月北遁而其次年
卽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庚申君遺事記其書明言
順帝爲宋恭帝子則其事明元時已盛傳故閩中余
隱賦詩紀其事而袁忠徹黃澗玉並有是言黃浦關
古今古
錄稱先大父南山
先生卽澗玉也諸公皆明初人聞見相接所言必
不誣豈好爲不根之語以惑世而駭衆哉縱諸公之

紀載不足信元文宗之詔書亦不足信乎順帝雖深
惡此言而其實卽帝亦有所不知也天下乞養之子
固有旁人盡知而已反不知者帝之踐祚方十三齡
其先則遠徙高麗之海島不與人接後復移東西之
靜江與罪人流竄者無異誰復以此事相告及旣爲
天子中外自不敢言帝安從知之此所以忍于絕文
宗之後也然帝不自知而天下俱知之此權余諸公
之記載所由作也夫元之混一天下止八十九年而
順帝乃反得三十六年天之所以報趙氏者豈不厚
哉

羣書疑辨卷十一終